

扫码关注“京晚江花”
把美文读给你听

江花

12

深山行

■ 文/陈鹏飞

镇江的山,比方说,南山,其实是算不上深山的。

国人印象中的深山,似乎都在边远地带,比如秦岭南连,昆仑长白,不光要有崇山峻岭和绵延千里的特征,最好还能有藏着座山雕的林海雪原相伴,那,仿佛才能叫深山老林。而对江南水乡,山本来就少,再加上又都不高,很难让人想到,自己的身边也有深山。

从九华山路中段一处加油站的绿道走进南山,还是第一次,远处的几个山头以及一个直插天空的电视塔,似乎正期待着爱人和我,而这远与近、高与低的空间对比,一下子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。瘦长的绿道上空无一人,这倒给了阳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,它们越过山头,穿过丛林,均匀洒在路面上,亮亮的,暖暖的,金黄的,山风停止了流动,寒冷也止住了脚步。

可是,山坡上的梅花却不愿消停,都没先打声招呼就兀自开了,花朵稀疏得很,在一棵极大的树上,竟只在一个枝头的顶端挂了一朵,就一朵,我不知道这是造型设计,还是养分不足,可也怪,我丝毫不嫌其少,也许,轰轰烈烈、花团锦簇是一种壮观的美,而一枝独秀、一花怒放更是一种冷傲

的美。

路的尽头,是个转角,斜着向山上去的模样。人们常说,转角处充满爱,果不其然,路旁的草丛里卧着一方巨石,上面用篆书刻着“幽栖古道”四个字,边上的木板上介绍说,清代画家周镐的京口二十四景图中,有“岷山策蹇”和“九华层云”二景,对此,我不熟悉,倒是想起一位镇江籍大学生写过此古道的上佳散文,今机缘巧合,竟寻得了它的入口。

沿道而上,脚下全是碎石,大小不一却也码排得紧密,路中间不时有大尺寸的光滑石块冒出来,上面被车轮轧出的凹痕清晰可见,很像是西津渡“一眼看千年”的那段石坡,岁月的沧桑,总是被那车轮、古道及其上的故事所记忆和传承。

也许是这疫情影响,古道上也空无一人,四周空荡荡的,寂静得很,没有蝉噪林愈静的对比,没有但闻人语响的跟随,只有头顶的阳光如贴心书童般陪伴,脚向前一步,那影子也跟着往前挪一点。

真未承想,镇江还有这般幽静之地,并不高大的山里能有深山老林的味道,她让你放松,让你沉醉,甚至还让你幻想这周边是不是有把躺椅正

在等着你。于是,便四处张望,便抬头仰望,只是那太阳明晃晃的,依如夏日般刺眼,逼得你低下头,继续前行。

没走几步,忽觉一抹红色闪进眼中,古道上竟隔三岔五散落着小红花,叫不出名字,倒是那副冻蔫了的模样让人怜悯,这定是某些前行者的随手之作,虽说这“天女散花”为古道添了些靓色,也给后来者些惊喜,可我却无法报之以谢意。山、水、林、草、虫、鸟,以及那阳光、空气和雨雾冰雪,总是融为一体,它们变着花样来迎接天南海北的游客,可,总无法避免某些破坏者。这有点像是剧情,一个人是那样用心对另一个,可反过来却未必。

深山藏古寺。宋徽宗曾以此命题作画,夺冠的作品是,一位老和尚在清泉下用瓢舀水进桶,这和用蝴蝶追逐马蹄来反映踏花归来,用水中摇曳的蝌蚪来展示蛙声一片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国人不大喜欢过于直白,更偏爱含蓄,要的就是那个味道。

庆幸的是,在这并不高大的南山里,还真藏着一座古寺,也让这山的味道更加自然、醇厚和多元。

一脚从古道尽头踏上地面,左手边就看见香火在缭

绕,而正对面,便是高崇寺。对这个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寺庙,我们并不陌生,每年银杏叶黄的时节,都会来打卡,只是,这次有了古道之行的铺垫,更对它1300多年的历史有了新认知,也多了分好奇,古道石板上的那些凹痕最初可是建寺时的车夫们所为?

从高崇寺右转下山的路很熟,台阶一个接着一个,两旁还有彩条飘动,美得很,只是,再次踏上绿道时,是向左还是向右走,已有些迷糊了。跟着爱人前行,可我几乎没停下“走错了”的质疑,也不能怪,走了足有半个小时,沿着山转了那么大一圈,可仍迟迟不见来时路。正当自己要吧“南辕北辙”四个字脱口而出时,猛地发现,刻着“幽栖古道”的巨石,就在眼前。

那一刻,我赶紧把四个字咽了回去,也正是在那一刻,历经峰回路转的自己似乎有种顿悟:原来,这南山,是一座标标准准的深山啊!

带着欣赏的目光,别那么苛求,总能于那惯性思维之中收获惊喜。

好好地爱这山,爱这城,爱这里的一切,它们也许算不上“深山”,但却全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,真能无动于衷?

小寒最寒

■ 文/怛然

冬至一过,一股股冷空气携小寒节气一路小跑而来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小寒解释是:“十二月节,月初寒尚小,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大意是小寒节气还不太冷,等到大寒才算最冷。按常理,小不及大,其寒冷程度要稍逊大寒。但事实上,小寒比大寒还冷,因为最冷时段“三九”处在小寒节气中,正如谚语所说:“小寒时处二三九,天寒地冻冷到抖”;“小寒胜大寒,常见不稀罕”。因此,小寒节气标志着最寒日子已到来。

小寒带一个“小”字,看似不经意,其实能量不小。萧萧寒风以磅礴气势席卷大地,顿时天寒地冻,寒得彻底。小寒究竟有多冷?杜甫写道:“汉时长安雪一丈,牛马毛寒缩如猬。”李贺亦云:“霜花草上大如钱,挥刀不入迷濛天。”我所看见的是,清晨的霜花在一轮朝阳映照下,愈发洁白晶莹。原野疏朗开阔,水杉、银杏、法国梧桐树叶尽落,曾经绚丽的风景变得萧瑟起来。但高大的香樟树依然绿荫如盖,带动田间一垄垄冬麦和油菜,抖擞精神,青翠中蕴藏生机。

小寒时节,一枝梅让寒冬有了明媚、有了意趣。“天向梅梢别出奇,国香未许世代知。殷勤滴蜡封却,偷被霜风折一枝。”能在小寒中舒枝绽蕊、

凌风吐芳的,惟有蜡梅了。蜡梅非梅类,清初《花镜》载:蜡梅俗称腊梅,一名黄梅,本非梅类,因其与梅同放,其香又近似,色似蜜蜡,且腊月开放,故有其名。一株株蜡梅枝干黝黑,弯曲道劲,在风中摇曳。缀满一朵朵花或绽放或半开,一律小小的、透透的,犹如涂了一层蜡,富有质感,弥散清雅宜人的幽香。含苞的甚是娇小,就那么一点点,仍在承受风寒侵袭,着实惹人怜爱。蜡梅爱雪,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情结。每当飘雪的日子,任由寒风刺骨,蜡梅越发盛开,那冰肌玉骨、疏影横斜的风骨也越发凸显。蜡梅也爱古建筑,当黄艳艳的花遇上一段深红墙、一处鱼鳞瓦、一座小亭台……花像怀春的少女,眼神那么深情,流露出特有的气质和神韵。

孩提时,冬天比现在更冷,哈气成雾,屋檐下总挂着冰锥,长长短短。那时条件艰苦,虽然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,看起来似乎很保暖,其实是“空心”的,因为衬里的衣服不保暖,寒风从衣领、袖管、裤脚直往身上钻,冷意逼人。教室窗户用薄膜遮挡,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双脚冻得发麻。一下课,同学们就玩起斗鸡、跳绳、踢毽子等。最热闹的是“挤油渣”,大家紧靠着墙依次排成一排,



使劲往墙角挤。在挤的过程中,被挤出人墙者,又赶紧到队尾继续往前挤。大家乐此不疲,身上也暖乎乎的。

大雪节气时腌制的肉类,可以尝尝了。小寒这天,老家有吃菜饭习俗。把青菜、咸肉片、香肠等在油锅中稍稍翻炒后,在煮饭时加入,便成了香喷喷的菜饭。霜雪打过的青菜特别甜,青菜多选用棵矮、梗白、头大、心黄的“矮脚黄”。烧熟后的“矮脚黄”,菜叶鲜嫩碧绿,菜梗洁白酥烂,菜心柔软滑嫩。青菜与肉、米掺和在一起,煮着煮着,香甜的气味满屋缭绕。一口下肚,香鲜可口的滋味,至今念念不忘。有一次,母亲告诉我,以前家里买不起肉,在菜饭里埋一勺猪油,吃起来也很香。

年味一天天渐浓。儿时

记忆中,乡下的集会开始热闹起来,乡亲们陆续为过年做准备。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去赶集,添置一些碗筷茶杯,挑几副春联,买几张年画,鞭炮是少不了的。我最关心的是买布料做新衣服。有一年我家经济条件有所好转,母亲买了好多布料,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,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。除了这些,乡亲们用石磨磨豆腐,几家人合在一起蒸包子,炊烟袅袅升起,屋内热气腾腾,氤氲中已闻到年味。

“小寒料峭,一番春意换年芳。”经历了最寒冷的时候,也意味着将迎来又一度的春暖花开。撩开小寒的门帘儿,即便寒风扑面,仿佛已看到春的影子,禁不住憧憬起阳光明媚、花红柳绿的春天了。